

女中豪杰
郭隆真

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女中豪杰郭隆真

何婉言 陈振唐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女中豪杰郭隆真

何婉言 陈振唐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沔阳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125印张 66,000字

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400

统一书号：10106·870 定价：0.29元

编 者 的 话

粉碎万恶的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目 录

开篇	1
脚是走路的	7
特别嘉奖	13
奇怪的新娘	21
高墙深院里的爆炸	28
到民众中去讲演	33
两次被捕无所惧	42
智斗回族败类	51
最高的荣誉	60
飘洋过海到法国	72
周恩来介绍她入党	79
回到祖国的怀抱	84
创办《妇女之友》	90
在血雨腥风的日子 里	97
和工人阶级并肩战斗	105
红色工会的诞生	112
革命者的傲骨	119

开 篇

古老的卫河，从太行山南部，穿过崇山峻岭，跨越河北平原，又蜿蜒曲折地注入大运河，滚滚东去。卫河边上，有个古老而又繁华的临河小镇，名叫金滩镇。

相传很久以前，这里是片“鸟不落、兽不来”的荒丘野滩。一年春天，狂风暴雨，卫河发怒，整整八八六十四天淹没了这块地方。后来，河水退走了，但这里却出现了仙境般的奇迹：荒丘变成一马平川的沃野，沙滩变成芳草茵茵的绿洲；急流到这儿减速，浊水变得清明透亮；鱼虾成群、百鸟欢唱……接着，种田的人来了，放牧的人来了，捕鱼猎兽的人来了，吆五喝六做买卖的人也来了。人们面对这块土壤肥沃、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，心里升起了“金窝银滩”的美景。从此，金滩镇的名字就出现而且很快传开了。

金滩镇确实是块宝地。它绵延五里之长，住着回、汉两族七八百户人家，是附近一带的大村镇。镇西的卫河向东北可以通过大运河直达天津，向南可通冀南以至豫北等地。由于交通的方便，金滩镇不仅是冀南

一带重要的货物转运站，而且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人、官员、学者常在这里歇脚，传递着国内外各种消息，使这里的人易于了解外界的情况。

然而，金滩镇在旧社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美景。苛捐杂税、横征暴敛、兵荒马乱、天灾人祸等等，象一根根绳索套颈，如千斤重锤压身。人们喘不过气来，身上的油水全被榨干了……

镇北头耸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清真寺。离清真寺不远的地方，住着一户“疯子”人家。此人叫郭荣桂。他祖辈原是封建士绅，后来渐渐衰败，到他掌权理财之时，只是小康人家了。他虽是士绅子弟，但没有当官的念头；他虽受封建教育，但不俯首贴耳。他有耿介正直、仗义直言的性格；他有蔑视官府、敢作敢为的胆略；他有善于思考、接受新思想的能力。特别是他干了许多被某些人认为“大逆不道”的事，更引起人们的议论。

有一次，父亲硬逼着他参加“乡试”。郭荣桂走进考场，一不向主考官磕头作揖，二不与那些同来应考的宦官子弟寒暄恭维。只见他愤笔疾书写了篇千字文交卷。待主考官摊开一阅，顿时气得暴跳如雷，连训带斥开赶把郭荣桂撵出了考场。原来他写的这篇文章，是对腐败的封建科举制度的猛烈抨击。消息不胫而走，传到家里，家人责备、抱怨；传到乡亲们的耳朵里，



大家为他惋惜。他却不以为然，理直气壮的说：“我要的是学问，而不是官！求功名富贵，我此生不想！”

平常，郭荣桂很少出门，但却知“天下事”。那是因为他订了一份《申报》，从这份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报纸里，看到清末政府的腐败无能，帝国主义如何加紧瓜分中国；也看到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中国人民反帝、反封建的斗争正方兴未艾。他从这份报纸里，学习和接受维新派的进步思想，试图改革和破除某些陈规旧习。

这年，郭荣桂串联了几个开明人士，在镇上开办了一所新学堂。他既当“学董”，又当老师。这所学堂不讲儒家伦理，尽讲岳飞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；不宣传“三从四德”，而提倡妇女读书识字，反对妇女穿耳缠足……他的这些言行举止，是当时风俗所不容的。不少人讽刺他“半疯半傻”，就给他取了个“郭半疯”的浑名。

“郭半疯”不仅自己如此，还培养他的姑娘郭隆真“离经叛道”。隆真生于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一日，这个年代正是清朝政府分崩离析、摇摇欲坠的时候，也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，民族危机日甚，而国内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日益高涨的年代。隆真的父亲一方面厌恶当时的社会，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。他希望小隆真将来成为一个正直善良、勤劳

勇敢、顶天立地的女中豪杰。

郭荣桂首先冲破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枷锁。当隆真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，他就教她唱“月光光，秀才娘，骑白马，过莲塘”这首内容优美，调子轻快的儿歌。说来也巧，小隆真一教就爱，一唱就熟。她常常骑在父亲肩膀上、躺在妈妈怀中，以清脆稚嫩的童音唱着这首儿歌。

小隆真开始有点懂事了。郭荣桂不教她念《女儿经》，不给她讲《女诫》、《闺范》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给她讲花木兰、梁红玉等历史上有名的女英雄的故事。小隆真听得可入神啦！小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嘴巴闭得紧紧的，两只小手也捏得紧紧的。当她听到花木兰女扮男装、投军报国的时候，她几次张开小嘴要向父亲问点什么，可又因对内容似懂非懂的，所以不知道问啥好。

是受父亲的陶冶、影响？还是她自身的性格？隆真从小就象一条不受羁绊的小马驹，桀骜不驯。她压根儿不听母亲的“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”的教导，常常溜出家门，到瓜棚、磨房去和穷苦人家的小孩玩耍。她还经常充当“首领”，带着小伙伴们跑到卫河边，坐在岸上看流水奔腾、浪花飞溅，数天上浮云、飞鸟……为这，她无数次挨母亲数落、训斥甚至打手心。可是，她和父亲一个样“秉性难移”！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隆真与旧习俗的矛盾，与母亲的矛盾，越来越激化。谁能料到千百年来的金滩镇竟然出了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！后来她竟成了我国著名的女革命家！

脚 是 走 路 的

这些天，隆真的母亲茶饭不思，常常独个儿流泪叹息。

“隆真呀隆真，你就听我这一回吧！我是为你好呵！”母亲又在喃喃自语了。

“妈妈，您又在生闷气？当心气坏了身子。”进屋来的是隆真的二姐。她迈着小脚，艰难、小心地一步步走向母亲，扶着母亲坐下。隆真的两个姐姐从来都很听娘的话，如今又这样温柔恭顺，母亲越发恨起隆真来了。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眼睛直楞楞的望着门口，这桩伤透了她脑筋的事又在心里折腾起来。

那是半个月前的一天饭后。她亲昵地拉着女儿坐在身边对她说：“淑善（隆真的乳名，母亲真心实意希望她长大成为善良、温顺的淑女），你已经长大了。妈妈日夜盼望你能听话懂事，将来找个好婆家，过个称心日子。”

“妈妈，您要我干什么？”隆真睁大眼睛，不解其意地问。

“你该裹脚啦。妈妈比你还小的时候就……”

“裹脚?! 我不干!”没等母亲把话说完,隆真就嚟地站了起来。她记得父亲给她讲过太平天国军中女战士们故事:她们个个都是一双大脚,身着戎装,和男人们一样,操练武艺,走路大步跨,骑马快如风,打仗立功当英雄。我要当那样的女人,不能裹脚!

“傻闺女,”母亲深知隆真自幼就象野马的性格,只好委曲求全的耐着性子再劝:“你现在不愿意裹脚,留着这副大脚板,长大就没人要。看你怎么找婆家!”

隆真也不服气。她反驳道:“象您那样吗?看,您那双小脚一歪一扭的,走路都走不稳,到地里拔菜还要爬着去。您受罪还嫌不够,还想让我跟您那样受罪吗?!”

母亲被女儿的话刺疼了。这样不听话,对长辈如此无礼,这还了得!她怒气冲冲的强迫隆真用一条长长的白布带子,把脚裹紧。

隆真可不象两个姐姐那样顺从听话。她挣扎、反抗、叫喊。母亲一转身,她就用剪子把裹脚布剪开,溜烟跑出了家门。接连好几天勉强把她捉住缠上,可是,每天晚上她都用剪刀或其它东西将布剪开撕烂。

如今,她干脆饭也不吃、水也不喝了……隆真呀隆真,你真的要用死来对抗妈妈?你为什么这么不懂事哩!母亲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这时，郭荣桂回来了。他在女儿心目中是最受尊敬、最有威信的人。隆真向他诉说了母亲对她的“压迫”。郭荣桂安慰过女儿之后，把手一扬对隆真娘说：“她不愿意裹脚就算了。何必为这事惹得你们娘俩都生气哩！”停了一会，他又直接了当的说：“谁愿裹就去裹好了！我家的闺女由她们自便。裹脚，这多伤筋骨呵。你受过这个痛苦，明白这种滋味。不要强迫她啦！”

隆真有爸爸作后盾，破涕为笑了。她偎依在父亲身边，偏着头得意地对母亲说：“我爹说得对！脚是走路的，不是给人看的，不是为找婆家的！”

女儿的反抗，丈夫的劝说，回想自己小时候那段痛心的经历，她只好顺从了。然而，心里还象压着一块石头：女儿作出这种“反世道”的事，别人不耻笑、谩骂吗？女儿将来怎么办？我的脸往哪里放？这一夜，她思绪万千，眼皮也没合一下。

隆真免除了裹脚的痛苦，心里该有多高兴呵！瞧，那里好玩她往那里去；那里热闹她往那里钻。要是遇到有人对她横眼，她也用横眼回敬。一些无赖朝她扔杏子核，她就捡起来回击。她心想：我偏要和你们的旧规矩作对，看能把我咋样？！

一天，隆真正在门口玩耍，突然听到附近传来一阵痛苦的喊叫声。她循声找去，在一户人家发现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，正被一妇女挟着歪在板凳上。旁边，

两个老妇正用一条白布带子使劲裹她的脚。那细皮嫩肉的脚，每被白布带勒一圈，那小姑娘就发出一声刺耳的哀号。这不是强迫裹脚吗？！每一声喊叫就象一根针扎进隆真的心里！她目不忍睹，难过地捂着眼睛，转身跑开。可是，那裂心的哀号，却紧紧追随着她……

晚上，她辗转不能入睡。为什么男人不裹脚，偏要妇女受这种罪？为什么好生生的一双大脚，要把它缠小？为什么明明是用来走路的脚，却成了找婆家的条件？嘿，这世道太不公正了！

本来，隆真取得了不裹脚的自由以后，是十分高兴的。现在，象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她的思想被搅乱了。她时而皱眉沉思，时而望着自己的双脚喃喃自语：我自由了，其他姐妹还在受罪！能不能让她们也都不裹脚？！

有办法了。象父亲教我唱歌那样，把裹脚害人的道理编成歌儿，唱出去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只要大家明白道理就好办。经过一番琢磨，她终于编出了一首名为《七十二糊涂》的歌谣。自己唱，教“小伙伴”们唱，教大娘大婶们唱。

“大姐绣房常啼哭，妈妈娘你好糊涂。双脚缠得麻苏苏，浑身痛得打哆嗦，妈妈娘你好糊涂……”歌谣象一股春风吹醒了妇女们的头脑，象一股清泉流进了人

们的心田。再加上隆真经常串门走户，“现身说法”，许多妇女毅然冲破重重阻力，反抗裹脚。有些被裹了脚的也大胆把裹脚布解开。

要冲破封建的牢笼真不容易呵。有钱人家的贵妇小姐、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们，开始对隆真带头放脚就看不惯，眼下又见她“煽动”人心，更是咬牙切齿，恨之入骨。他们当面打击讽刺，暗地造谣攻击。还有人拿出“族规族法”进行威胁……

一不干，二不休。隆真决心叛逆到底。她把反对裹脚的宣传从本家族中转向了社会，时而跑到集市、庙会上去讲演，时而串到别人家里，坐在炕沿上、院子里，和大娘们、姐妹们唠家常。俗话讲：听人劝落一半。一些封建思想较浓的老人家，被隆真劝多了，也逐渐开窍；一些“三步不出闺房”的姑娘，被她的言行所打动，也敢于冲破牢笼；一些固执己见坚决反对她的人，也沉默了。

从此，金滩镇上放脚的妇女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。“脚是走路的，不是找婆家的条件。”街头巷尾，到处流传着这句话。

千百年来沿袭着的裹足恶习，终于在金滩镇开始动摇……